英國近世兩個聖人

羅素著作「等身」，叠起來可能還不止他身體站立時的高度，但正式的爲近世史新發展求思想背景，詳盡予以研究者，只有一九三四完成的「自由與組織」。這書也是七七戰前出的一部大書。刊行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，而此書中文篇幅，多達五百五十頁一厚冊，即在今日，也是又快又好的大出版物。

這書羅素還弄了一點開玩笑的玄虛，在「著者序」的最後，有「多謝他的幫助」的一段寫着：「本書的著述，始終與同事斯彭斯君（"DENIS SPENCE"）分担。斯彭斯君相任研究工作的一半，設計工作的大部，實際著述工作的小部，而外又提供了好些意見。」其時讀者無不以爲這是斯彭斯先生，必是他創稿大學的一位很有地位的研究員，但知，雖小事亦細心。九十八歲不在了，葬儀簡極，只數人送至墓地。同想一九六二年台北一窩蜂二十萬以上的「羣衆」爲胡適之博士執紼，胡博士一度想作孔子而未成，而羅素却遠在六十二年前（民十一）來華講學，世界已視他爲「聖人」了。

但上海文化界却在戰前一年歡迎蕭伯納時，當這左派大文豪爲孔子，余何敢當！

非真不語

羅素夫人，劍橋他的學生，且爲夫人中最長久的一位。他九十八歲謝世，九十以後，趙元任夫婦最後由倫敦包了架車行了一天去西海岸他老家探望他，時老人與最後的夫人斯守。趙太太在「閒說趙家」回憶他時，說他神志清明，雖小事亦細心。九十八歲不在了，葬儀簡極，只數人送至墓地。同想一九六二年台北一窩蜂二十萬以上的「羣衆」爲胡適之博士執紼，胡博士一度想作孔子而未成，而羅素却遠在六十二年前（民十一）來華講學，世界已視他爲「聖人」了。

但上海文化界却在戰前一年歡迎蕭伯納時，當這左派大文豪爲孔子，余何敢當！

羅素夫人，劍橋他的學生，且爲夫人中最長久的一位。他九十八歲謝世，九十以後，趙元任夫婦最後由倫敦包了架車行了一天去西海岸他老家探望他，時老人與最後的夫人斯守。趙太太在「閒說趙家」回憶他時，說他神志清明，雖小事亦細心。九十八歲不在了，葬儀簡極，只數人送至墓地。同想一九六二年台北一窩蜂二十萬以上的「羣衆」爲胡適之博士執紼，胡博士一度想作孔子而未成，而羅素却遠在六十二年前（民十一）來華講學，世界已視他爲「聖人」了。

但上海文化界却在戰前一年歡迎蕭伯納時，當這左派大文豪爲孔子，余何敢當！

女子婚後姓名

昨記大廣淑子（李香蘭）兩跟夫姓，她現爲日本參議員。如果是衆議員，可以參加角逐日本首相之位。但是，即使做了首相，也像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那樣，仍然跟丈夫姓。

說起來，東西洋女子的地位不如中國女子，因爲中國女子婚後不用跟丈夫姓，而可用原來的姓氏。

不過，跟丈夫姓的東、西洋習俗，也移了一些中國女人。這些人，不是全跟丈夫姓，只是半跟，如宋美齡，嫁夫很普遍，不必舉例了吧？

香港女子婚後可以換領將夫姓冠於自己姓名之上的身份証，不過沒有硬性規定。

婚後可以「行不改姓」的，除中國外，還有朝鮮、越南。但越南的鷄國老提，女人婚後就要跟丈夫姓了。

緬甸、印尼都沒有姓，照理女人婚前婚後名字一個樣吧？其中印尼却很特別，印尼女子婚後，就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了。你的丈夫叫什麼名，就稱呼什麼夫人。人家替你立傳記可以用原名，但在官方文書上是不合法的。

海角曉吹

昨記陶志達院長論述氣、氣上頂、作悶、食脾、陰和胃陰之辨別；據量因此日見減少，每餐頂多只能吃一兩米飯或口渴善飢，乾嘔、呃逆、胃中灼熱。

雖然脾陰虛和胃陰虛有不同之辨症，但因脾和胃是以膜相連的，故其症狀常可互見，有可分而又有不可分之處。

因此，陶大夫說：「脾陰可統乎胃陰，治療上基本一致。」

有關理論，不擬記述過多，現擬介紹實例，這樣還會使有所比較，有所增益也。

胃病，是一種常見病，有急慢性之分。慢性胃炎，一般又分作表性、萎縮性和肥厚性三種。慢性胃炎，病性緩慢，可長期反覆發作。這裡摘述一個病例。

吳君，二十三歲，患胃痛已兩年多，胃見脹的人，都不知有彼得其人。而子而未成，而羅素却遠在六十二年前（民十一）來華講學，世界已視他爲「聖人」了。

但上海文化界却在戰前一年歡迎蕭伯納時，當這左派大文豪爲孔子，余何敢當！

慢性胃炎與胃陰虛

昨記陶志達院長論述氣、氣上頂、作悶、食脾、陰和胃陰之辨別；據量因此日見減少，每餐頂多只能吃一兩米飯或口渴善飢，乾嘔、呃逆、胃中灼熱。

雖然脾陰虛和胃陰虛有不同之辨症，但因脾和胃是以膜相連的，故其症狀常可互見，有可分而又有不可分之處。

因此，陶大夫說：「脾陰可統乎胃陰，治療上基本一致。」

有關理論，不擬記述過多，現擬介紹實例，這樣還會使有所比較，有所增益也。

胃病，是一種常見病，有急慢性之分。慢性胃炎，一般又分作表性、萎縮性和肥厚性三種。慢性胃炎，病性緩慢，可長期反覆發作。這裡摘述一個病例。

吳君，二十三歲，患胃痛已兩年多，胃見脹的人，都不知有彼得其人。而子而未成，而羅素却遠在六十二年前（民十一）來華講學，世界已視他爲「聖人」了。

但上海文化界却在戰前一年歡迎蕭伯納時，當這左派大文豪爲孔子，余何敢當！

客窗隨筆

任何機構都需要年輕人

一份報紙招請翻譯人員，寫明不能超過四十五歲。世侄對我提起這事，又說：「我已四十四歲了，如果我去應徵，及格後是否還做一年？」答道：「你是開玩笑，目前的工作月薪一萬二，還有些津貼，那會去應徵？萬一你發神經要換一種工作嘗新，你給錄取後，若是工作勝任，當然可以做下去直到退休。不過，目前任何機構都需要年輕人是事實。」

有對夫婦來自大陸不久，太太二十六歲，她服務于酒家。丈夫三十一歲，在建築地盤中工作，他也想在酒家中工作，介紹他太太去的報底說：「那邊絕對不收三十歲以上的新職員。」舉斷他氣力大，可在建築地盤中作雜工。但這兩年來建築地盤少，他所服務之處工程即將告竣。「判頭」對他說：「我也沒有別的地盤，祇希望中英協議草簽後市道大好。在香港，我這種已過中年的人祇能幹老本行，要改行，別說我沒本事，即有本事，也嫌我老，不容易找，年老愈來愈吃虧了，其實，老的不都是飯桶呢！」

人類的平均的壽命已長，退休年齡該比五十年代延遲五年，即十年也不過份。腦力勞動者尤甚。高層執政者六十歲還不算老，在中國則十分年輕。四十歲到五十五歲的腦力勞動者不會退化，逾花甲者則漸走下坡，却亦非全體，包天笑先生到七十五歲才然，這是他自己告訴別人的。

話說財迷心竅

力，其下場十之八九是悲慘蒼涼的。「掌王血淚史」是經典之作，這部片的男主角似是安東尼尼吧？阿里也拍過電影，當年意氣風發的他，牙擦擦曰：「我將埋電影呢行，荷里活男星通通要收檔了。」結果是，人家沒有收檔，仆街的是他演的那部片，九龍大華戲院放映了三幾天，賣座奇慘。到底不是演戲材料，死剩棚牙，貽人笑柄。看人家史泰龍拍的「洛奇」吧，一部接一部的拍，一部賣一部的拍，一部賣一部的拍，一部賣